"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 这句经典台词,会勾起很多人对南 斯拉夫电影的记忆。

197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译制的影 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放映,万人空 巷。一年后,又一部南斯拉夫影片《桥》 在中国上映,其主题曲《啊,朋友再见》即 便今天的00后也耳熟能详。

这两部影片都是由韦利米尔·巴塔· 日沃伊诺维奇主演的。日前,在塞尔维 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的首届中塞文化 交流论坛上,我们结识了巴塔的儿子米 利科·日沃伊诺维奇。虽是初识,甚是投 缘。他热情邀请我们前往他在乡村的老 宅,那是他成长的地方,也是他父亲的

### 一生难舍的中国情缘

晨晖初露,微风徐徐。我们驱车前 往贝尔格莱德东南约50公里处的科拉 契察村。巴塔的故居掩映在一片绿荫之 中。不到一人高的木栅栏围成小院,与 周围的宽阔绿茵简单分隔,另一侧是灌 木丛和山坡形成的天然围墙。1933年6 月,巴塔出生在这个幽静的小院。

小院曲径通幽,一条石板路通向一 座3层高的小楼,阳台上挂着一盆盆彩 色的花,简洁温馨。

走进小楼,不大的会客室里摆满这 位传奇电影演员的纪念品:奖杯、肖像 画、被装裱起来的影视剧照……壁龛上 的摆件来自世界各地,一尊中国景泰蓝 花瓶摆放在正中间,讲述着巴塔一生难 舍的中国情缘。

从1974年参加《瓦尔特保卫萨拉热 窝》在北京的首映式开始,巴塔先后访问 中国10余次。2010年,时年已77岁的 他亮相上海世博会;2016年,巴塔为第 三十八届塞尔维亚国际旅游展录制了一 段30秒的中文视频,邀请中国游客前往 贝尔格莱德旅游,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 与公共活动。

"父亲常说,每次去中国都像回家。" 米利科回忆道,父亲经常讲起1979年的 上海之行,当时他应邀参加在上海举办 的电影节,经过南京路时,街上挤满欢迎 的人群。当他站在街头,整条街道霎时 如黎明般安静,几秒钟后,人群中爆发出 欢呼声,"父亲说,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 的时刻"。

"许多年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中国 人民对'瓦尔特'倾注了那么多感情?"米 利科认为,塞中两国都有抗击法西斯侵 略的历史,共同的情感使我们相互理解, 产生强烈共鸣。中国观众对"瓦尔特"的 念念不忘,令这个角色愈发生动鲜活,塞 中两国人民因电影生发的情感共振在一 代代人心中久久回响。

# 一份期许,一份责任

巴塔毕业于贝尔格莱德戏剧学院, 起初从事话剧工作,后来进入影坛。他 善于塑造游击队员形象,在主演的很多 影片里,他身手矫健、机智幽默,是让敌 人闻风丧胆的硬汉。巴塔一生共参演 300多部影视剧作品,三度荣获南斯拉 夫最佳男演员奖。2016年,在贝尔格 莱德国际电影节上,他被授予"终身成 就奖"。

2016年5月,巴塔在贝尔格莱德圣 萨瓦医院病逝,享年83岁。得知这一 消息,很多中国观众都追忆起观看《瓦 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时光。在他们心 中,巴塔就是那个果敢又幽默的游击队 长"瓦尔特",或是影片《桥》中无畏的少 校"老虎"。



而言,这部纪录片从中国视角出发、由中 国电影人拍摄,意义非凡。它浓缩了几 十年来塞中人民的情感交流,让我深受 触动。"巧合的是,20多年前,巴塔曾向 采访他的人民日报记者流露过心中的愿 望——希望中国电影人能为他拍摄一部 专题片,他梦想着收藏这部影片,作为对 中国特殊感情的最好纪念。

时光之弦,奏响友谊的无尽回响。 2022年,《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上映50 周年,纪录片《寻找瓦尔特》在塞尔维亚、 黑山和波黑三国电视台播出,令观众们 重温共同的记忆、精神、友谊和情怀。观 影之后,年逾六旬的米利科对"瓦尔特" 为何能在人们心中引起共鸣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也更明晰了未来自己要为塞中 铁杆友谊做些什么。



# 奏响友谊的无尽回响

2016年6月,习近平主席对塞尔维 亚进行国事访问。巴塔的遗孀朱莉雅娜 应邀出席塞尔维亚总统府欢迎宴会。 习近平主席走过来同朱莉雅娜握手问 候:"中国人民很怀念他。"朱莉雅娜哽咽 了:"我先生一直很热爱中国,热爱中国

瓦

任

塞尔维亚有句俗语:"朋友是时间的 果实。"2024年5月,习近平主席时隔8 年再次访问塞尔维亚。同样是在欢迎宴 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人民对塞 尔维亚素来怀有特殊友好感情,南斯拉 夫电影《桥》、歌曲《啊,朋友再见》在中 国广为流传,激荡着人们的爱国主义情 怀和反法西斯精神,也伴我度过了青年

以心相交,成其久远。习近平主席 多次强调,希望有更多"像影响一代人成 长的瓦尔特这样形象的文化交流项目", 使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更深刻理解中 塞传统友好和价值共识。这是对未来的 一份期许,也是一份责任。

一到周末,米利科就带着家人回到父 母在科拉契察的故居。节假日时,还会与 三五好友来此聚会。正值塞尔维亚假期, 在外的科拉契察人回到故乡,与家人共度 佳节。时光荏苒,科拉契察一切如故,静 谧平和。在这里,家的温暖常在。

米利科的家庭氛围温馨且充满凝聚 力。因为父亲的缘故,米利科从少年时 期就与中国"相识",他的青春记忆交织 着对这个遥远东方国家的想象。他难忘 父母第一次访华归来时对中国的连声赞 叹;他难忘两次陪父亲访华,见证中国人 民真挚友好的深情厚谊;他难忘1998年 率红星足球队赴华交流时,父亲反复叮 嘱一定要去上海电影制片厂看看…… "对中国的特殊感情贯穿了我的一生。" 米利科说,在父亲的影响下,将塞中铁杆 友谊发扬光大,已经成为我们的家庭

去年,米利科观看了由中国导演拍 摄的纪录片《寻找瓦尔特》,他与家人分 享了这部影片,并讨论了一整晚。"对我 许多文化活动上都能看到米利科的身 影。5月18日,"2024塞尔维亚中国电影 周"在贝尔格莱德开幕,米利科担任开幕 式主持。塞尔维亚文化部部长助理布拉 戈耶维奇评价这次中国电影周"是献给 塞中命运共同体的一场庆典"。随着两 国合作不断提质升级,双方人文交流合 作基础深厚、前景光明。

如今,米利科作为制片人经营着一 家影视公司。对于塞中影视合作,他有 很多想法,也有美好期待。"好的剧本是 第一步。塞中人民情谊相通,一定能够 挖掘出打动双方人民的好故事。"米利科 相信,一部电影、一个故事,可以超越时 空,建立起跨越文化的情感连接,这是人 文交流静水深流的力量。

米利科还有一个设想:就在科拉 契察,以父母故居为中心打造"巴塔博 物馆",纪念他与中国的不解情缘。听 着听着,米利科描绘的画面浮现眼前: 一座故居博物馆,一个文化庄园,一场 友谊盛会……耳畔响起巴塔曾说过的 一句话:"我很乐意和你们讲述瓦尔特 的故事,也希望你们爱听他的故事。 当然你们随时可以选择离开,而我将 永远守候。"

> 图片由上至下依次为: 巴塔·日沃伊诺维奇故居一景。

沈小晓摄 1974年,巴塔·日沃伊诺维奇首次

访华时的留影。

纪录片《寻找瓦尔特》海报。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米利科·日 沃伊诺维奇提供



历史上,棉花曾与茶叶、咖啡、瓷 器共同成为贸易体系中的全球性商 品。与其他几类相比,棉织品贸易在 更深层次引发了生产与加工环节持 续不断的技术革新,进而调动全世界 的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从某种意义 而言,棉织品将世界关联乃至整合在 一起,是各国间经济与文化交流的重

# 海丝棉路兴江南

棉花古称"吉贝",是梵文棉花 "Karpasa"的音译,并非中国原产物 种。棉种传来中国之途大约分为三 条路径:一是西北路,即沿古丝绸之 路由印度、巴基斯坦进入我国新疆的 喀什、和田、于田而达吐鲁番;二是西 南路,即由巴基斯坦、印度经缅甸人 云南西部的腾冲、保山、永平地区,然 后向东南延伸,经广西而至广东、福 建;三是南路,即海上丝路,传种于福 建、广东一带。棉种从边陲向内地传 播的时间则始于宋而盛于明。

江南沿长江一带,植棉兴盛,盖 因冲积平原地多沙土,棉稻相间。约 南宋时期,棉花种植技术传入松江府 (今上海地区)。清康熙《松江府志》 载:"宋时乡人始传其种于乌泥泾 镇。"元贞年间(1295年-1297年), 黄道婆自海南返回故里乌泥泾(今上 海市徐汇区华泾镇),大力革新棉纺 织工具,推广棉纺织技术,织造出精 美的棉制品,使棉纺织生产效率成倍 提升,推动了手工棉纺织业的快速发 展,从而带动整个江南地区生产力的 突飞猛进,为江南市镇的商品经济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

元代王祯于《农书》中将棉与麻、 丝、毛等对比,植棉"无采养之劳,有 必收之效","不麻而布,不茧而絮"又 "免绩缉之工",且棉花"葺密轻暖,可 抵增帛"。棉纺织技术的革新与广泛 推广使得中国服饰等级的差异逐渐 缩小,由棉花引发"贵贱同之"的"服 饰革命",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

# 紫花绽放誉西洋

上海棉布名誉天下,一是畅销国 内,自古便有进献皇家的贡品布,供官 家使用的官布、番布,还有民间使用的 稀布、刮绒布、踏光布等,名目繁多,织 造精美,因在本土生产织造,又被称为 "土布"。二是热销海外,自15世纪初 郑和七下西洋,海上丝路日益成熟,中 国与东南亚、欧洲、美洲等地贸易趋于 频繁,上海棉布经由海上丝路外销世 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上海棉布最早的出口统计资料 可追溯至18世纪30年代,《东印度公 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记述首次在苏 淞地区购买土布百匹以作试销;18 世纪60年代之后,松江土布出口量 逐年增加,至80年代已达20多万匹, 销路远达英、美、日、法、俄、丹麦、荷 兰、瑞典、南美和南洋群岛,成为当时 各国争购的对象。仅次于丝绸及茶 叶,土布成为该公司对华贸易的重要

其中,以"南京布(Nankeen)"命 名的一种浅棕色棉布,因天然色彩和 舒爽触感赢得欧洲人的喜爱。这种 天然的赭黄色"是欧洲染坊极力仿制 却无法实现的,而且听说只有用茶水 洗涤布料才能保持这种色彩"。"南 京布"就是人们熟悉的紫花棉布,它 一度成为风靡欧洲的畅销面料。 1834年2月,英国出版的《中国丛报》 评价紫花布"在色调上和编织上仍对 英国的棉布保持着优势"。

19世纪30年代,英法上流社会 的时尚装扮是"杭绸衬衫配紫花布长 裤",并频频出现于欧洲文学作品 中。如法国作家大仲马代表作品《基 督山伯爵》的主人公爱德蒙·唐代斯 出席重要场合时,即"身穿淡蓝色礼 服,紫花布裤,白背心,举止和口音都

棉 路 的 紫 贝 芳

夏

有一股英国味儿"。雨果在《悲惨世 界》中对其时流行的绅士紫花长裤这 样写道:"他最讲究的服装,是一条紫 花布裤,大象腿式裤筒,裤脚由铜丝 带扎在脚下。"狄更斯在《大卫·科波 菲尔》中提及"紫花布"更达8次之 多,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也曾身 着紫花长袍。至今,英国大英博物馆 还藏有当时盛行的紫花棉布服饰。

#### 吉贝轻暖衣天下

紫花棉布究竟因何得名? 相关记 载以明中后期较多见。如明嘉靖《常 熟县志》载:"棉花,有白、紫二种,种宜 高垅,西北乡人岁计赖焉。"明崇祯《松 江府志》中记:"(紫花布)用紫木棉织 成,色赭而淡,名紫花布。"明末陈继儒 主纂的《松江府志》亦述:"独紫花布以 紫花为之,不加染工""紫花布以紫花 织成,纱必匀细,工必良手,价逾常 布"。诸多文献均指出紫花布是以松 江、华亭一带种植的紫花棉花纺织而 成,因棉花开花时呈紫色而得名,结铃 吐絮后织成的布匹呈浅棕色,无需染 色,可谓最早的天然彩棉。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 国马戛尔尼来华使团也曾对紫花棉 布作出详细描述:"这里应指出,因价 钱便宜、穿着舒适和色彩漂亮为英人 普遍使用的中国南京棉布,却并非如 大家想象是染成的,而是用一种当地 的棕色棉花制作。"另据《上海纺织】 业一百五十年(1861-2010年大事 记)》中的数据显示:至清中叶,上海 地区的紫花布等经由广州口岸输出 至西方各国。高峰年间曾向国内外 市场输出棉布3500万至4000万匹, 年贸易额白银700万至800万两。紫 花棉布成为当之无愧的"创外汇"之

"朝拾园中花,暮作机上纱。妇 织不停手,姑纺不停车。"明代董纪的 《织布谣》生动描述了劳动人民耕织 生产的劳动图景。2000多年前,洁 白温暖的棉花来到中华大地,串联起 一条漫长的时空棉路。朴实无华的 棉花,经纺、织、印、染而广被天下黎 民。在时代演进中,经由江河湖海, 朵朵白棉变成卷卷布匹再次扬帆,经 由海上丝路东传、南下、西渐,向更为 广袤的世界讲述华夏棉路的传奇故 事,中国人民对棉纺织技术的杰出贡 献亦在世界科技史与贸易史上留下

(作者为上海市工艺美术职业学 院非遗理论与应用创新基地研究员)

下图为紫花棉布

方 云供图



到访波兰首都华沙的游人, 大多 会对手持剑盾的美人鱼形象过目不 忘。无论是街角的雕塑,还是桥上的 铭牌,美丽英勇的形象在华沙四处可 见,成为这座城市独特的标识。其中 最广为人知的,是位于华沙老城的美 人鱼雕像

朋友告诉我,美人鱼在华沙人民心 中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甚至这座城 市的由来也与美人鱼传说密不可分。众 说纷纭的故事里,我最喜欢这个版本: 波罗的海的美人鱼在渔村的海岸边休 息,以动人歌声化解了渔民们的敌意, 她遭到贪婪的商人囚禁时, 渔民们奋起 营救, 得救的美人鱼留下来世代庇护 这里。

穿过华沙老城蜿蜒的石头街, 从两 栋彩色房子之间进入老城广场, 广场中 央手持剑盾的美人鱼雕像映入眼帘,力 量感扑面而来。

# 华沙的美人鱼

禹丽敏

这充满力量的美人鱼雕像, 似乎扮 演了城市守护者的角色——午后的广场 弥漫着悠闲的氛围, 艺术家的表演吸引 游人驻足喝彩,孩童玩乐吹出的七彩肥 皂泡飘浮空中。我所住的地方离这座雕 像不远,路过时常驻足凝望。冬日,她 孤立河畔, 注视白雪茫茫; 夏日, 她从 容安宁, 注视游人如织。

这是华沙最早的美人鱼雕像, 由康 斯坦蒂·黑格尔创作于1855年。其时, 雕塑家将美人鱼的秀发慵懒盘起,如同 希腊神话中的女神。此前, 美人鱼的形 象更多出现在绘画、浮雕或布料之上, 黑格尔是第一个以雕塑形式创作华沙美 人鱼形象的艺术家,他也奠定了华沙美 人鱼最有冲击力的特质——昂首挺胸的

雕像、艺术家和这座城市的坎坷命 运, 冥冥中互为映照。雕像落成10余 年后, 黑格尔双目失明, 于贫困潦倒中

被人遗忘。上世纪20年代末,雕像被 拆除、藏匿, 并在此后随华沙一起饱经 二战战火, 遭到严重损坏。百年过去, 如今的美人鱼雕像在华沙市政府精心修 复后,原件移至华沙博物馆,复制品安 置于老城广场,供游人观赏。

和"老城美人鱼"一同经历战火 的,还有"维斯瓦河畔的美人鱼"。一 个初雪之日, 我沿着维斯瓦河西岸散 步,与河边的美人鱼雕像不期而遇。她 的身形远高于城市中其他几座美人鱼雕 像,同样手持剑盾、神采威严,给人以 必胜的信念。

这座美人鱼雕像由波兰著名女雕塑 家卢德维卡·尼特斯霍娃创作, 1938年 矗立在维斯瓦河畔。其时, 战争的阴云 已密布欧洲。艺术家怀着对祖国命运的 忧虑, 以好友、波兰爱国诗人克雷斯蒂 娜·克拉赫尔斯卡为原型创造了这座雕 像。华沙陷落后,爱国人士仍在继续战 斗, 留下了克拉赫尔斯卡为国捐躯的感 人故事。或许这就是我初见河畔美人鱼 时的震撼来源——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 融入波兰人民的血脉,伴随着维斯瓦河 的碧波奔流不息,日夜永恒。

华沙的美人鱼是人们的勇敢内心、 对和平向往的具象表达, 也是波兰人民 的精神图腾。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王 迪 电子信箱:rmrbgjfk@peopledaily.cn 版式设计:蔡华伟

